



紅樓夢學刊

一九八六年

2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六年 第二辑

总第二十八辑

一九八五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专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海出版社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朝闻

冯其庸

李希凡

编辑委员：马国权

王利器

王朝闻

邓绍基

冯其庸*

刘梦溪*

刘世德

朱 形

孙 遂

吕启祥

李希凡*

李厚基

启 功

吴世昌

吴组缃

杨光汉

杨宪益

周汝昌

周绍良

周 雷*

张毕来

张锦池

陈玉刚

陈毓罴

胡文彬*

郝延霖

陶建基

郭预衡

蒋和森

曾扬华

蓝 钊

蔡义江

端木蕻良 廖仲安

(编委姓名以笔画为序，姓名后加*者为常务编委)

红楼梦学刊

一九八六年 第二辑

总第二十八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 字数265,000插页2

1986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228·209 定价1.45元

目 录

在一九八五年全国红学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申云甫 (1)
在一九八五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贺词	黎 辛 (5)
一九八五年全国红学讨论会闭幕词	冯其庸 (11)
红学的展望	
——邱瑞平《红楼艺术撷英》序	冯其庸 (15)
《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	刘梦溪 (25)
论贾宝玉性格的矛盾性与时代性	严 云 受 (41)
美的毁灭和封建文明的衰落	
——论作为审美对象的薛宝钗	徐子余 (71)
红学之树长青	
——钗黛优劣之争的启示	杨光汉 (103)
孤芳未必只自赏	
——论妙玉和谐美的觉醒形象	林乃初 (117)
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他	
——兼谈文学批评的方法	吕启祥 (135)
元春论	陶剑平 (151)

“远近高低各不同”

- 曹雪芹刻画人物性格的三重组合 周书文 (169)
博采众长，转益多师
 ——《红楼梦》人物描写上诗法与画笔的艺术 王启忠 (193)
 光景常新说不尽 邱瑞平 (211)

- 《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再认识 沈天佑 (243)
 重论曹雪芹的哲学思想 何 宁 (269)
 人性对兽性斗争的苦难历程
 ——《红楼梦》妇女观浅探 唐富龄 (287)
 明清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与《红楼梦》 黄立新 (303)
 《红楼梦辞典》辞条选登 (二)
 《红楼梦辞典》编写组 (327)

• 红注集锦 •

- “打抽丰”解 杨乃济 (210)

• 红楼一角 •

- 香菱的干血之症 张曼诚 (114)
 试解“牛鬼遗文悲李贺” 王启熙 (285)

• 红学动态 •

中国红楼梦学会在京召开一九八五年

- 第二次常务理事会 冬 冬 (265)
 附：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名单 (267)
 江苏省红学会年会倡议在南京
 建立曹雪芹纪念馆 曹 明 (325)

• 红 学 书 窗 •

- 《〈红楼梦〉的修辞艺术》(林兴仁著) 柳 明 (70)
 《红楼梦艺术技巧论》(傅增繁著) 舒 汝 (242)

• 海 外 红 讯 •

- 《红楼梦考论集》出版 述 闻 (102)

编者·作者

- 来函照登 (14)

• 红 楼 画 廊 •

- 潇湘妃子 陆鸿年画
 陈 明摄
 晴雯 刘同平画
 陈 明摄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o 2 1986

Main Contents

Prospects for Hong Lou Meng studies	
.....	Feng Qirong
The novel Hong Lou Meng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Liu Mengxi
Conflicts in Jia Baoyu's character and his age	Yan Yunshou
Xue Baocai as an aesthetic object	Xu Ziyu
The everlasting quality of Hong Lou Meng studies	Yang Guanghan
Miao Yu as an im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Lin Naichu
The Wei and Jin character in Xiang Yun	Lu Qixiang
The triple combinations of Cao Xueqin's characters.....	Zhou Shuwen
Poetry and painting in Hong Lou Meng's descriptions	Wang Qizhong
The trend towards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Hong Lon Meng's period.....	Huang Lixin
Comm entaries, news and chronicles, book reviews, illustrations etc.	

在一九八五年全国红学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申云甫

同志们：今天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了，我以省顾问委员会和贵州省红学会名誉会长的双重身份，对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一九八五年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贵州召开，我们的会长惠世如同志说了，这是我们的荣誉，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是对我们的鞭策，鞭策我们更加努力发展红学。红学讨论会这次在贵州召开，必将大大促进和发展我们贵州的红学研究。所以我们乐意承担这个任务，欢迎同志们的驾临。只是我们条件太差，照顾不周，请同志们海涵。

我不是红学研究者，更不是什么红学家，但是我热心支持红学活动。我爱好红学研究，我关心红学研究在贵州的开展。在这个会上，我只讲这么几点意见：第一点：耀邦同志近年来一再强调，“我们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工作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当前的总目标”。红学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当前的总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我们的一切活

动都要服从于这个总目标和总任务。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生前都不断地讲过，我们的总方针总任务象一个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各项工作前进，如果离开了它，我们就会发生或左或右的错误。我们红学会的学术讨论，我们红学研究的方针，也不能离开当前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我们红学会怎样来为当前的总方针总任务服务呢？最近耀邦、小平、陈云等同志都一再强调要两手抓，两个文明一起抓；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抓精神文明的建设。陈云同志还在这两句话上面加了“社会主义”四字。就是说，我们搞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我们搞的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强调“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我们的大方向。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和保证。如果我们只抓物质文明建设，而不抓精神文明建设，那就会迷失方向，发生错误，走弯路，甚至于遭致失败。近年来，耀邦同志曾经这样提出过问题：在经济工作中，在体制改革中，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些方面，往往表现为“左”的错误；而在政治思想工作，在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在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整顿党的作风和纪律这些方面，则往往又有右的错误。在经济工作方面“左”的危害，我们当然要反对。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右的倾向，我们也要反对。近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经济建设是有成绩的。但随着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进口，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资产阶级的消极东西，而如果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在那些抵抗力薄弱的人的身上，往往就会发生影响，资产阶级高唱的那些所谓“民主”、“自由”就会被他们

所接受，就会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小平同志说，什么叫自由化？自由化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讲创作自由，我们讲“双百”方针，都不能离开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创作自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在四项基本原则里边，根本上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一条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潮在我国也有影响，特别是在精神生活上，有些地方影响很大。曾有过一个时期，贵州的好些剧场都放录像，不是黄色录像，简直是黑色录像，低级下流不堪入目。每晚十二点以后放映这种录像，票价竟高达每张五元。这在香港都不一定是合法的，在贵阳却不闻不问，任其泛滥。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我们就一定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我们红楼梦学会的学术研究，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要继承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红楼梦》我没有研究，但我们知道，它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著作。毛主席生前也说过，要把《红楼梦》当做一部历史书来看。这是一部什么历史呢？就是封建主义逐步走向衰亡没落而资产阶级的前身正在刚刚兴起的过渡时期的历史。《红楼梦》就是这段历史的艺术概括和艺术再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不仅是一篇文学巨著，而且也可说是一部历史巨著。所以我们研究红学是大有可为的，道路是很宽广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我们在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抓《红楼梦》的研究，是

抓对了的。这是符合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号召的。但是我们的红学研究，也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引我们研究分析客观事物。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要我们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既然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红学，我们就得首先把《红楼梦》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如果要用现代观点来推论过去的《红楼梦》，那么，我说林黛玉和贾宝玉就不应该恋爱，更不能结婚。为什么？因为根据科学，近亲不能结婚。不过，那样就没有《红楼梦》了。还有，也不能因为贾宝玉不愿读孔孟之书，反对和薛宝钗结婚，就把贾宝玉说成是“民主派”，因为，在“大观园”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派”的。贾宝玉只不过是抵抗他的某些封建的家法，却根本不可能反对封建主义体系和封建制度。

以上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在一九八五年全国《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上的贺词

黎 辛

各位同志：

1985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我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向大会表示祝贺，预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这次大会是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胜利闭幕之后召开的。这次党的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进行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部分调整，特别是提出了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具体的指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有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会议也为我们的讨论会和今后的研究工作，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解放以后，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成绩是显著的。特别是近几年，《红楼梦》的研究发展较快，思想也活跃，成果比较多。

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写出了许多有质量的著作。出版了两个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还出版了新

的《红楼梦》版本。最近我国文化领导部门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有关部门联系，派冯其庸、周汝昌和李佩同志到苏联考察，并与苏方有关部门商谈之后，已将流传到苏联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版本——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文字照片拿回国，交中华书局影印，不久可以出版。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文件资料，不断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提供重要的资料。《红楼梦》还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曹雪芹也出现在戏剧舞台和美术作品中，大观园的模型已创作了好几个。所有这些，使《红楼梦》这颗文学宝库中的明珠，更加光芒灿烂，使曹雪芹这位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更将家喻户晓。正是由于全国红学工作取得这些成绩，使我国《红楼梦》和红学研究在国际上得到好评。这一切都是同志们的努力，也包括前人努力的结果。

我们同时还看到，《红楼梦》研究的现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系统的、全面的和令人信服的论述不多，也缺少指导青少年怎样阅读和欣赏《红楼梦》的通俗著作。研究和学习《红楼梦》的工具书，如《红楼梦》辞典，还没有出版。

《红楼梦》是我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名著。它深刻而丰富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社会生活。《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以来，读者越来越多，《红楼梦》的研究也蓬勃发展，这是因为曹雪芹对祖国的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对世界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伟大著作充实和丰富了世界的文学宝库。《红楼梦》的存在，曹雪芹的存在，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骄傲，他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赢得了荣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颂。

我读过一些中外文学名著，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红楼梦》，它刻画了那么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让人不能忘记。它描写的生活又是那么广阔、丰富和深刻，引人思索，耐人寻味，读之，让人手不释卷。许多人认为没有别的文学作品这般使人爱读耐读的了，每读一次都有新的发现、理解和收获。也许是这个原因，才成立《红楼梦》学会，并且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甚至在国外也有不少《红楼梦》研究者和红学专家。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家作品，我们应当学习和研究，应当很好地继承他宝贵的文化遗产。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歌颂了爱情和美好的东西，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庸俗丑恶的生活，曹雪芹的爱憎是分明的。至于有一些人到《红楼梦》或其他文学名著中，去寻找和欣赏那些不大健康的，或者早已过了时的东西，那是读者自己的问题，不是作者的问题。不能因为有人从文学作品中，包括中外名著中，受到消极影响就一味怪责作者。文学作品是通过读者的主观因素起作用的。同样是一本书，对不同的读者，引起的评论和作用往往不同，这就是读者的主观因素所决定的。作者要讲求作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读者要有正确的阅读态度和相应的鉴赏水平，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分别。不看到两方面，只看到一方面，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就说不出公正的意见。当然，《红楼梦》是文学历史遗产，有它历史的局限。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研究工作，来帮助青年阅读，这正是红学研究者的共同责任。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待古典文学作家和对待今天作家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样。因为今天的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建设精神文明的崇高任务，写作的目的是教育人，鼓舞人，给人以美的

享受和精神娱乐，以社会效益为唯一的准则，在文学作品里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就是失职了。

现在有人鼓吹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思潮，主张中国文艺要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落后的，否定我国几千年来优秀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传统，也否定我们“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传统，这些理论和主张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好和需要，是脱离实际的。这种主张也是与《红楼梦》研究格格不入的，在它看来，《红楼梦》研究以及古典文学的研究，乃至古代文化遗产的研究都可以取消。这是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的态度。

现在也有人在赞扬《红楼梦》的时候，把它和《金瓶梅》并列，同时笼统地称之为伟大的文学巨著。这是又一种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在三十年代就删节《金瓶梅》，并把它连续刊载在《世界文库》上的郑振铎先生，在称赞《金瓶梅》是“伟大的名著”的同时，也指出《金瓶梅》“不干净的描写是那么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实为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所不容，“正如眼瞳中容不了一根针似的”。在我们现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有必要像某些同志那样把《金瓶梅》提得这么高么？

情况这么复杂，《红楼梦》研究虽有很大成绩，但还不适应形势的需要，研究工作还要发展，质量还要提高，也要开拓新的领域，才能继续和发扬这一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把曹雪芹的创作经验学到手，为繁荣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经验告诉我们，作学术研究的短期计划和较长期的规划，可能取得较好的成果。没有计划，有时即使发表了许多作品，

却免不了“报不上帐”。仅仅把研究人员的个人打算加起来作为单位的研究计划是不够的。要加强计划，在一段时间集中一定的人力，搞出些当前急需的重点项目是可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现在就根据这种办法搞《红楼梦》汇校本（十一种版本汇集在一起），编写一部《红楼梦辞典》，还准备编写一部《红学史》。这些工作虽然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应当说都是《红楼梦》研究中需要作的较大的事情。如果没有计划，不集中力量，各自为战，要做出这些成绩是困难的。我在这里说了些《红楼梦》研究所的情况，不是泄露他们的工作机密，是给大家通通气，希望大家共同研究商量，给予帮助和督促。当然，有关单位和同志有什么重大研究计划，也希望告诉我们，必要时还可以请管理艺术研究规划的单位或红楼梦研究所给予关心和帮助。

经验告诉我们，要使《红楼梦》和红学研究兴旺发达，还是坚持我们扎实作学问的传统，建立好学风，切实地友好地探讨问题，交流经验，互通信息，不搞浮夸，不搞“门户成见”。要使《红楼梦》和红学研究兴旺发达，还要积极热情地发现和培养青年研究人员，更多地帮助他们发表有可取之处的作品，发展和壮大我们的研究队伍，主要是业余研究队伍。今天《红楼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国外的一些专家也有许多著作发表，我们也可以吸取他们的经验，也可以试验和采用外国的某些研究办法，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

现在《红楼梦》和红学研究的范围空前广阔，气氛空前活跃，许多专门的甚至生僻的问题都有专门阐述。如能更好地进行些组织工作，在研究《红楼梦》的意义、成就以及它的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方面多花些力量，也就是说把《红楼梦》这部

伟大作品的研究当作中心，才能更好地为更多的读者所欢迎和接受。对曹雪芹简直没有什么关系的远祖的历史去作烦琐的考证，对《红楼梦》中人物的男女关系，离开书本的描写，作种种想入非非的“探佚”和推测，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总之，对《红楼梦》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加强责任感，把《红楼梦》研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警惕和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扎扎实实的作学问，既反对“复古排外”，又反对“崇洋媚外”，广泛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创造性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

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挂钩的，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个红楼梦研究所。可是，我们对学会关心不够，帮助解决问题不多，我们诚恳地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和建议。

经过学习党代表会议文件，大家都提高了思想觉悟，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文艺旗帜，加强团结，共同为《红楼梦》和红学的研究而奋斗，我们的事业会兴旺发达的。

我本人不是《红楼梦》研究者，只是一个《红楼梦》的热诚读者，对大家的研究活动是支持的，向你们学习，预祝大家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谢谢大家。